

韓國的無神主義、無信仰、 和宗教冷漠的現象

William J. McNaughton 著

游麗清譯



（與無信仰者交談秘書處於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至二十四日在羅馬舉行了全體大會，本文為會議中所發表的一篇演講。）

本演講要介紹的，首先是韓國的宗教背景，其次是韓國的宗教現況，最後是今日韓國所面對的無神主義、無信仰和宗教冷漠的現象。

過去三十一年來，我一直以傳教士身份在南韓工作。在預備本演講時，我曾徵詢過一些韓國主教和專家有關無神主義的看法及意見，也獲得一些神父、教友、及其他到訪過北韓或中國大陸的人士所提供的書面報告。當我談及北韓時，我將運用這些報告作為基本參考資料。

當我談及韓國的宗教背景時，我是指整個南北韓。韓國人民是一個單一、同種的民

族，具有深厚的宗教傳統，富溢人性高尚品質。過去數百年來，他們深感強鄰的欺侮，有時更飽受蹂躪之苦。可是，這些宗教傳統、高尚品質、和苦難艱辛，却鑄造出一個熱愛宗教、藝術、文化，兼具堅忍、勤勞和樂觀精神的民族。

（一）韓國的宗教背景

宗教深植於韓國人民心中，正如它深植於世界上很多民族的生命中一樣。

相傳四千三百一十八年前，即公元前二三三三年，神人桓因之子桓雄，下凡娶妻，與一頭變成女人的熊成婚，誕下一子，名曰檀君。傳說檀君就是大韓民族的始祖，他是皇帝，也是司祭。

除了這些傳說之外，根據歷史記載，大約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大韓民族在數個部落中逐漸興起，佔據了今日韓國和滿州南部。在這些古老部落中，衆教紛紜，而以「薩滿教」(SHAMANISM)最有勢力。有些人認為，薩滿教是韓國的本土宗教，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是由北部西伯利亞傳過來的宗教。

薩滿教是一種崇拜自然的宗教，信奉多神，例如：山神、樹神、屋神等，也敬拜祖先和上天，并以上天為衆神之神。薩滿教巫師舉行一種驅魔禮儀，以安撫某一個地方的地神和大自然衆神。這些禮儀，在今日韓國依然興盛，在農民、漁夫、和窮人當中，每逢春耕、秋收、或出海捕魚等情況下，尤其流行。這種夾雜着迷信與占卜的宗教，特別要為那些對前途有焦慮的人，解除厄運。

「佛教」則於公元第四世紀由中國傳入韓國，那時正是韓國歷史上的三國鼎立時期（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第七世紀），高句麗、百濟、新羅分主朝鮮。公元三七二年，佛教首先傳入高句麗，十二年後傳到百濟，到公元五二八年，佛教在新羅獲得認可。此後教運不斷興盛，至公元六六八年，新羅降服了高句麗和百濟，首次統一朝鮮，佛教更形昌盛。當時，全國鄉村都滿佈佛教廟宇、大殿、和寶塔。

有趣的是，佛教的擴展不但無礙於薩滿教對鬼神的信仰，而且薩滿教的習俗還能滲入佛教的習俗中。即使今天，佛教廟宇地帶

仍存有薩滿教的踪跡；在每座廟宇的旁邊，幾乎都豎立着一座小殿，供奉山神和其隨員老虎。大概這種小殿是用以安撫佛寺所在地的地神。

至於「儒家」，則是由中國傳入朝鮮，比佛教更早。它對朝鮮人的社會生活、處世方式都有非常深的影响。雖然有些人視儒家為一種宗教，但有些人則視它為一套倫理道德的生活方式。孔子和孟子都思索到一位有位格的神。到了公元第十世紀，宋明理學的流入，使儒家變得哲理化，超於宗教化。

儒家的倫理道德規範、生命觀、倫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和行為準則，數百年來影响着韓國人民。家庭的密切連繫、尊敬長者、待人謙和有禮等古代遺訓，開花結果，成為了今日韓國社會的一部份。儒家尤其強調尋求真理的必要。



至於「儒家」，則是由中國傳入朝鮮，比佛教更早。

繼新羅王朝之後，高麗建國（公元九一八——一三九二年），佛教成爲國教，因而變得財雄勢大，擁有廣大土地物業。由於佛教在社會上很有聲望，因此有些僧侶熱衷政治，與統治階層聯結，品德衰落。漸漸地，民衆對佛教失去好感，而當權派也開始不再倚重佛教。但佛教依然與高麗王朝保持聯繫。由於國家頻遭外敵入侵，北有蒙古，西有中國（明朝），東有日本，因而高麗王朝日益衰弱。就在這時，宋明理學乘虛滲入朝鮮，與佛學人士展開爭論，并抨擊他們缺乏家庭連繫，只關心寺院的財富和權勢。結果，高麗王朝於一三九二年斷送給部將李成桂，佛教地位亦隨之衰落。

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延續至一九一〇年日本併吞韓國時，才告結束。李氏王朝統治期間，儒家取代了佛教而成爲國家信仰，且一直維持其優異地位。至十九世紀末，西風東漸，儒家由於無法抵擋嶄新的西方觀念，才告式微。

「道家」亦在韓國人民的性格中留下烙印。在韓國，它不算是一種宗教，只被視爲一種生活哲學。它何時由中國傳入，已無從查考。道家提倡的是一套虛靜理想的生活方式。老子說：「無爲而無不爲。」道家視萬物充滿靈明，因此亦可被描繪爲一種多神的崇拜。其實，早在第五世紀高句麗時代，道家已取得它在韓國的立足點，之後逐步發展，并揉合了一些薩滿教信仰、儒家思想和佛教教義。道家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就是在今生獲得五種福樂：長壽、富裕（包括多生育兒女）、健康、積德、和善終。很多韓國人至今仍响往這五種福樂。此外，道家也曾有助於韓國醫藥的發展。由於它是一種生活方式，故此只重視今生，也只追求現世的烏托

邦（類似於失足之前的亞當和厄娃所處的境界）。

正如上述，佛教的侵入並未導至薩滿教的消失；相反，薩滿教穿越佛教，并廣泛揉合儒家教誨，因此，究竟現代的韓國生活屬於儒家抑或薩滿教，實在很難分辨。換言之，在韓國人民的悠久宗教歷史當中，對鬼神的信仰一直都很強烈，所以，很難想像一個韓國人會故意否定鬼神的存在。這點將會有助我們了解今日韓國的無神主義和無信仰的問題。

上述四種宗教或生活哲學，均以不同方式影响韓國人民，塑造他們的性格。薩滿教的驅魔禮儀使他們常存鬼神之念。儒家的倫理道德準則教他們尊重社群關係，提倡仁、義、禮、敬（尤其是敬老）、孝、忠等美德。佛教的禮儀有助韓國人愛護自然、堅忍不拔、悲天憫人。道家引領他們隨遇而安、返璞歸真、心滿意足、調協和諧。

按梵二大公會議的教導，聖神無論在任何年代，任何地方都默默地工作，爲人們接受福音而作好準備。由此看來，在天主聖意的安排下，基督信仰已在韓國人民中奠下深厚的根基。

天主教於一七八四年傳入韓國。特別自一九八四年五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訪問南韓并參予天主教傳入韓國二百週年紀念盛典之後，天主教的歷史更爲人所熟識。

這段基督宗教歷史是韓國宗教史上非常重要的部份，它的開端也非常獨特。在天主教的傳教發展上，韓國教友是最先負起傳教使命的人。

據歷史記載，有些韓國的儒家學者曾研讀過西方書籍，包括有關天主教信仰的書籍。這群學者曾要求群中一成員李承薰前往北

京，學習更多關於天主教的事情。年青的李承薰抵達北京後，便向當地的耶穌會士請教。經過幾個月的學習，他終於在一七八四年初在北京領洗，取名伯多祿，同年返回韓國，把天主教信仰傳給其他儒家學者，并給他們施行洗禮。

這一小撮基督徒，負起了傳道的工作，在隨後十年間為四千名同胞施洗。直至一八三六年（除了兩名中國神父在韓國工作過兩段短時間外），韓國一直沒有神父。即使受到嚴重的迫害，韓國天主教信仰仍不斷擴展。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於一八三六年開始來到韓國，并於一八五五或一八五六年間設立一所修院，這為韓國是一件大喜事。估計由一七八五至一八八〇年代，韓國有一萬多名天主教徒殉道；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將其中一百零三位列入聖品。

一八八二年，韓國對外開放港口後不久，基督教（最初是衛理公會和長老會）便開始在韓國傳教。最初，他們的傳教工作側重於教育和醫療兩方面。去年（一九八四年），他們也慶祝了韓國基督教開教一百週年。

這篇短短的演講，當然不能探究整個韓國的宗教歷史，只能簡介其他宗教也在韓國展開。十九世紀末，當儒家受到西方思想的衝擊而衰退的時候，一些地道的宗教便開始吸引追隨者，譬如：「東學」（今日稱為「東學教」）及一些普遍名之為「大宗教」的宗教。此外，「圓」佛教於一九一五年創立，而伊斯蘭教則於一九五〇年代韓戰期間隨土耳其軍隊進入韓國。

二十世紀轉折期間，韓國港口對外開放，儒家顯得無力應變及無能面對新的挑戰，於是，來自西方的基督宗教逐漸吸引了不少韓國信徒。

綜觀韓國宗教歷史，大致說來，薩滿教、佛教、儒家、和道家都對韓國有深厚的影響。韓國人天生有宗教感，這是基督信仰得以在今日韓國迅速發展的原因。但我們同時亦要注意：韓國經濟迅速增長，社會亦開始急劇轉變；城市化的快速步伐擾亂了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傳播媒介正塑造着青少年的意識，而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又深深地影响着大多數的韓國人。

（二）韓國的宗教現況

一如過往，韓國人至今普遍尊重宗教。一般而言，當一個人信奉了某種宗教，他並不因此與任何社會制度脫離關係。

這對信奉天主教的人來說，確是如此，因為大多數領洗入教的人，都不會遭到家人的反對，只有少數會遭到佛教徒家人所施的壓力；當然，這亦不能一概而論。

由於韓國人天生有宗教感，加上聖神的扶助，因此在一百年前結束教難後，韓國教會便穩步增長。就以司鐸和教友的人數而論，自一九八〇年以來，增長率之大，幾乎可謂令人驚嘆。由於過去五年的全國牧民計劃，再加上教宗的牧民訪問，以及一百零三位殉道者列入聖品，皈依入教的人數大大增加，獻身度司鐸聖召和修道生活的人很多，教友非常熱心。這從許多新開的堂區，不同的領袖訓練計劃，以及各類濟貧社會工作的增長，便可見一斑。

韓國教會曾經是一個「接受」的教會，現在很快便成為一個「分享」的教會，教友不但慷慨支持教區和堂區的計劃，而且大力

幫助社會福利活動；她也是一個「派遣」的教會；韓國外方傳教會於十二年前創立，如今有多名韓國傳教士神父正在巴布亞新畿內亞工作，另有四名將於一九八六年晉鐸。此外，韓國外方傳教女修會亦計劃成立。韓國現有天主教徒接近一百九十萬，四間大修院擠滿修生，很多女修會團體都各自擁有四十名或更多的初學生和望會者。

基督教在韓國的一百年歷史中亦進展得很快，現有信徒接近六百萬。教宗去年五月訪問南韓時，亦盛讚基督教會對韓國的多方面貢獻，包括：「現代醫療、教育、婦女地位的提高、民主意識的灌輸，與人民命運的認同」。雖然，基督徒合一運動進展得非常緩慢，但天主教和基督教都以擁有韓國聖經合一版本而自豪。天主教聖堂及基督教堂遍佈城市鄉村，遊客一踏足韓國便能看見這種現象。

佛教人士也注意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迅速發展，其主要宗派已開始強調要設立佛學院，以培育僧尼。他們鼓勵信眾定期到廟宇參拜，又鼓勵教徒送兒童參加類似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主日學」。佛教宗派共有十六個，擁有信徒約共八百萬。

薩滿教對韓國生活背景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根據延世大學神學院主任文上熙（譯音）教授的驚人透露：一八三四年時，韓國正式註冊的巫師有二千六百人；一百年後是一萬二千三百八十人；今日，則已超過十萬，其中大部份是女性，韓國語稱她們為「巫堂」。

不但住在大城市擠迫房舍的貧苦大眾，而且農民、漁民、及其他依賴自然環境因素謀生的人，都趨向藉巫呪求福。甚至受過教育的人在選擇伴侶、擇日成婚、從商投資或

考試晉級等事上，亦會到薩滿教求福。一些信仰薄弱的基督徒亦會受到薩滿教習俗、迷信及占卜的吸引。

約自一九六八年韓國經濟進步初次出現至今（比如：新的高速公路動工興建），有一種新現象正在改變韓國人民의思想和社會生活方式。這就是我上面提過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城市化等現象。城市化不但使韓國人趨向核心小家庭形式、消費主義、大家庭制度逐漸崩潰、墮胎和絕育，而且亦因而使更多人變得物質至上和個人至上。面對這種嚴重社會情況，假如教會袖手旁觀，社會勢將趨向無信仰、宗教冷漠，而一般性的俗化情況亦必會增加。

隨着這樣的思路，現在就讓我來談論一下韓國的無神主義、無信仰、和宗教冷漠的問題。首先，我嘗試介紹這三類人的現況，然後再按我本人的觀察，以及別人的觀察所得，談一談韓國教會能以什麼途徑與無神論主義者、無信仰人士、及宗教冷漠人士交談。目前，教會尚沒有採取任何正式途徑與上述人士交談。

（三）韓國的無神主義、無信仰、和宗教冷漠的現況

南韓的無神主義

無神主義者在南韓所佔人數極少。由於薩滿教信仰有超過三千年的歷史，而儒、釋、道信仰亦有差不多二千年的歷史，現代韓國人最低限度還多少相信來生，即使並不相信一位有位格的神，起碼還多少相信鬼神或

相信一個絕對的存在。隨着天主教於二百年前傳入韓國，韓國人才開始信仰一位有位格的神，并對祂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無神論者並不存在於簡樸的農民和工人中。有些知識份子在大學教授無神主義。雖然如此，這些教授本身似乎并不十分堅持無神論的「反教條」立場，只不過向學生介紹某些鼓吹無神論的虛無主義哲學家。有一位曾在漢城一所著名大學就讀的人士告訴我，他從沒有上過任何有關無神論的課，而使他驚奇的（他後來成爲天主教徒），則是教授根本沒有提過半點兒有關神或者宗教的事。他體驗到人們對超自然採取完全冷漠的態度。

越來越嚴重的問題是年青人，尤其是學生和畢業生逐漸偏向左傾思想。政治上的貪污，新聞自由的束縛，以及其他像失業、貧窮等社會弊病，都使年青人對社會現況的期望幻滅。他們對社會活動、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充滿理想，但由於沒有場所給予這些年青人去表達他們的疑慮和感受，因此有部份青年便開始否認神和宗教。姑無論怎樣，左傾並不那麼意味着要否定神，更好說是，只對一種不能實踐其本份、訓導、和使命的宗教提出抗議。

北韓的無神主義

曾經到訪過北韓的人士聲稱：「真意想不到北韓竟有四分之一成年人是共產黨員。雖然工人在人數上佔優勢，但知識份子的勢力似乎也毫不遜色，因爲我們注意到，在傳統的鐮刀和鎚子的共產主義徽號上，還出現了一枝毛筆作爲標記。」毫無疑問，無神主義是北韓社會中一個強而有力的成份。

北韓嚴重缺乏勞工，部份原因是因爲很多人要去當兵。北韓的男女都要在某些單位工作。由星期一至星期六的工作天內，他們的子女都寄宿在托兒所內，與工作的父母分開。

根據報告，北韓四個大城市內約有基督教徒五千名，而天主教徒則僅有一百名；有十七名基督教士照顧其教友，至於天主教神父若干，就沒有提到。有一個報告說，在韓戰期間，很多教堂都被美軍砲火炸毀或損壞，但另有一個報告則說，所有北韓現存的教堂都用作學校。

一九八三年間，北韓的基督教徒編印了六千冊聖詩和新約聖經；一九八四年，又編印了六千冊舊約聖經。

到過北韓的教會人士認爲，雖然北韓人的生活枯燥，衣着服飾單調，但是工資低，食物及租金廉宜，而且他們的現代化巴士、火車、和公路却似乎十分優良。這些人士還覺得，北韓實在希望對西方國家更加開放。他們寫道：「與美國展開文化交流，可能是發展新了解和減少不必要的隔閡的重要步驟。北韓拼命爭取獨立自主，明顯不隸屬於莫斯科或北京。美國國務院及五角大廈所反映出來的北韓形象，顯然有助於維持美國的軍事預算開支，繼續向日本施加壓力，使之超越憲法規定，大量擴軍。」北韓人渴望和平統一，這是一般遊客都感覺得到的。

北韓主席金日成到處受人尊崇，很多成年人戴上標誌着曾經與他會面的徽章。金日成在北韓受人民崇拜的狂熱程度更甚於中國的毛澤東，連帶他的兒子兼繼承人也受到人民的擁戴，可是，人民總覺得他的兒子缺乏父親那份魅力。

由於沒有甚麼人口問題，因此北韓政府

并未鼓勵，也未反對人民生育子女。

無信仰現象

根據政府一九八三年的統計，在南韓四千萬人口中，有一千五百七十萬七千人承認自己是宗教信徒。以下是各宗教人士的較詳細數字：

| | |
|------|------------|
| 佛教 | 7,507,059 |
| 基督教 | 5,337,308 |
| 天主教 | 1,711,367 |
| 孔教 | 786,900 |
| 圓佛教 | 96,333 |
| 東學教 | 52,030 |
| 其他宗教 | 216,809 |
| 合共： | 15,707,806 |

按照這些數字，南韓有近四成人信仰宗教，但這並不表示其餘六成多人是無信仰者，因為，政府所報導的孔教徒、圓佛教徒、和東學教徒數字並不很準確；事實上，這些宗教還有很多信徒。有些人告訴我，不參加任何宗教的人士並不等於就是無信仰者；其實很多人都相信一位有位格的神，或至少相信一個絕對的存在，他們只是沒有加入某一個宗教而已。

有些人告訴我，無信仰並沒有在韓國興起；可是却沒有任何數字證明這種說法的對錯。有人告訴我，無信仰的趨勢肯定在南韓加強；有些人雖然在知識層面承認神的存在，却度着好像沒有神存在的生活。現世主義和物質主義驅使人只着眼於佔有、榮譽、權力，畢生追求這些價值。

宗教冷漠現象

那些對神、對宗教、甚或對信仰沒有興趣的人，即使他們承認神的存在，無疑仍應列入於宗教冷漠一類人中。他們的心態就是：「神對我每日的生活無意義，宗教也如是。」俗世化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忽視神。

究竟世俗化和宗教冷漠是不是今日韓國社會的一個強而有力的成份？由於很難獲得數字證明，我便向一些主教和專家請教。

一位主教告訴我，他認為宗教冷漠「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因素，一般韓國人只為今生而活，受着物質的束縛。他說，這種物質主義、這種世俗化正日趨強烈，其中一個理由是基督徒未有活出作為世界之光的基本使命。假如基督徒確能活出信仰的內涵，力行仁愛，則必會把國家從這種冷漠的地步轉變過來，對神對宗教熱心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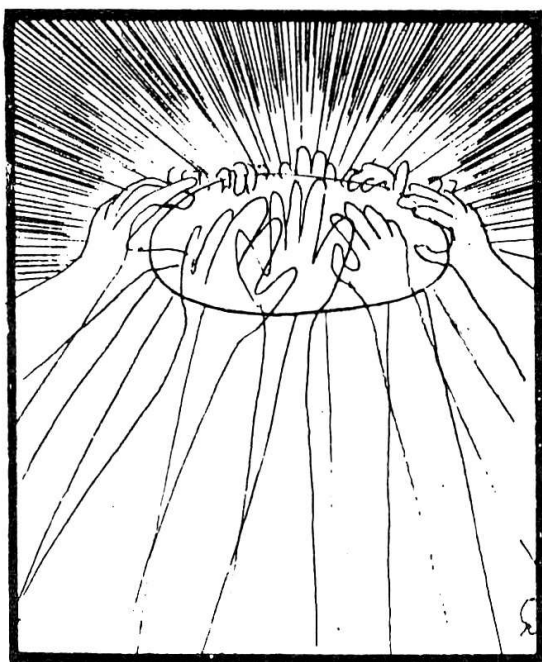
另一位主教告訴我，他認為韓國過份重視經濟發展，因而助長了宗教冷漠。他視之為一個經濟陷阱，因此，宗教領袖應好好的培育教友，使他們能進入經濟圈子中產生酵母作用，幫助人民歸主。

又有一位主教很有力地對我說，如果教會無辦法克服這股世俗化狂潮，則這股潮流便會在韓國加強。他補充說，根據他的估計，韓國人的信仰背景必會使他們獲得天主的幫助，以抵抗這股潮流。

正如上述，城市化、大眾傳播的影響、以及消費主義，都驅使人民趨向物質至上和個人至上。婦女也很方便接受墮胎和絕育手術，而政府又極力提倡每個家庭最多只有兩名子女。到一九九〇年，政府甚至會推行「獨生子女家庭」計劃。這種趨勢與傳統習俗背道而馳，因為家庭之擴大，對於小農村家庭及團體生活關係至大，也甚有裨益。正如上述；韓國人所渴求的五福之一是富有，而

這種富有也包括子女衆多。而且在儒家的訓導中，子女與孝順父母是家庭生活的一部份，現代社會潮流貶抑韓國人的傳統特質和感受，因此，很多人的內心都非常孤寂，尤以居於大城市的人爲甚。他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成爲了冷漠的獵物。

可是，同時在聖神的幫助下，韓國人的這種孤寂感以及對團體的渴求，加上他們天生趨向宗教，所經歷的韓戰苦難、所面對的南北韓三八分綫、社會不安、以及一九七〇年代教會對社會正義的堅強立場，都有助推動很多韓國人加入基督徒團體中。



在聖神的幫助下，韓國人的這種孤寂感以及對團體的渴求，推動了很多人加入基督徒團體中。

(四) 教會如何能與無神論者、無信仰者、及宗教冷漠者展開交談？

至目前爲止，在南韓教會尚未與上述人士展開正式的交談。至於在北韓，更不用說。

我曾就這個問題詢問過很多人的意見，獲得一些非常直截了當的答案。開始時，我曾把有關三方面的答案分別列開：與無神論者交談、與無信仰者交談、與宗教冷漠者交談。但是，這些答案如此交錯一起，以致我最後還是把它們放在一起列出。以下是一些人的觀點，其中也包括我個人的看法。

在說出這些答案之前，我想先談一談北韓。

北韓已跟一百多個國家有外交關係。未來幾年，她可能與西方世界展開溝通。近年來，中國大陸門戶開放，給予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更多自由，能在一定程度上實踐信仰。「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并非「中國天主教愛國教會」）在政府的督導下，作政府與教會之間的橋樑，負起溝通功用。中國大陸的神父教友都明顯願意與教宗合一。時間會治癒過去的創傷，彌補昔日的裂痕。無論什麼地方，只要有兩百名天主教友，又有一位神父可以提供服務，則中國政府便會准許教堂重開。

這對北韓教會是一種啓示。朝鮮過去幾百年對中國仰慕尊崇，而中國對北韓又着實有強大的影響力，因此，很有理由相信，目前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不久亦將會發生在北韓。南韓教會正在熱切祈求南北韓統一，這也是整個韓國的心願。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訪問南韓時，也特別提到這點，并爲此祈禱。而韓國主教團亦以國家統一爲首要關心的事情；此外，向北韓傳播福音小組亦已經成立，由一名神父負責。

一九八四年，兩位瑪利諾會神父應韓國

主教團之邀，曾往訪中國東北。他們雖未能進入北韓，却已訪問過居於東北的韓國人。

到目前為止，至少已經有一名持美國護照的韓國神父能夠進入北韓探訪親友。去年十月，瑪利諾修女 ROSE M. FRANK-LIN 與兩名基督教牧師也獲准訪問北韓，回來後，還寫了一份有關此行的書面報告。

這些報告是我寫北韓時的資料來源，它們顯示出聖神正在指引中國教會，無疑也在指引着北韓教會。韓國信友為統一與修好每天獻上這麼多祈求，相信上主必垂允他們。

現在，我列舉幾種與無神論者、無信仰者、及宗教冷漠者展開交談的方法如下：

1. 如要跟上述人士展開有效的交談，教會上下必須不單只是「宣講」福音，還要「生活」出福音精神。我們基督徒必定要真正地活出我們的信仰，成為耶穌的真正門徒。如果我們能像門徒那樣生活，切實遵守福音，很多人將會看到宗教的真正價值。如果我們作為耶穌的門徒，却活不出福音精神，則尋求真理者必不會在我們身上找到真理。

如果教會要與無神論者及其他人展開有效的交談，則必須在信仰的團體內有深度的神修更新，也要實踐神貧精神。這樣，基督徒團體才能成為上主慈愛的有效標記。正如雅各伯在他的書信所說（雅各伯書·二、26）沒有實踐自己所宣講的宗教，是一個死的宗教。

我們應該運用耶穌本人在巴勒斯坦傳教時所用過的方法。祂不單用語言宣佈天主是愛，更加以祂的生活、行事、和奇蹟來宣揚天主是愛。祂給饑餓的人麵包，治癒病者，寬恕罪人。祂愛護和安慰被遺棄的人、娼妓、稅吏、和窮苦人。在耶穌時代，人們要求看到證明才肯相信耶穌，甚至很多人要在耶

穌死而復活後才相信祂；今日時代，人們的要求便更多了。因此，要促進交談，要展開有效的交談，要引領無信仰者接受信仰，則教會、特別是教會領袖必須實踐耶穌基督的教誨，不但宣講我們所相信的，也要生活出我們所宣講的。

正如上述，佛教在高句麗時代，財雄勢大，之後便慢慢衰落。至李氏王朝，佛教受到壓抑；直到今天，它仍未能擺脫頹勢。

歷史可能重演，我們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今日的韓國教會正顯得朝氣勃勃，教友對於很多計劃活動都非常慷慨，又樂於幫助窮人。可是，（因為大型堂區越來越複雜，而教會本身也越來越變成中產階級，沒有什麼經濟困難。）教會顯得自鳴得意，亦因而潛伏着隱憂。事實上，若教會想有效地傳揚福音，並且能與無神論者展開對話，則教會不但要幫助窮人，而且還應該成為窮人。



教會不但要幫助窮人，而且還應該成為窮人。

教會應該像一個無私的母親，完全奉獻自己，也要變成一個窮人，這樣，她才可以幫助那些貧窮、饑餓、和被遺棄的人。只有這樣，我們韓國教會領袖才能與其他人展開交談。任何意識形態的辯論，都無法比得上愛的實踐，更能打動無信仰者的心，讓他們體驗上主的慈愛。

2. 教會領袖在面對社會公義和原則問題時，要不怕出聲，要盡力保護人類尊嚴，打擊失業、貧窮和不平等；又應提倡維護人權、社會公義，呼籲維護工人、農人、學生、年青夫婦的權利。如果這樣，則會有很多人，包括無神論者等，被這人道主義理想所吸引。參與社會正義行動，將是打開對話之門的鎖匙。

3. 教會亦應「與」無神論者一起推動有關人道主義的計劃。天主教只把資源運用在自己舉辦的人道主義計劃上並不足夠，她還應參與社會上其他人道主義計劃（例如：社會福利、幫助窮苦家庭、老人院、接待所等）。雖然，天主教所發起、所指導的計劃十分重要，但同時亦要避免「小圈子心態」。與無信仰者合作，推展他們的計劃，將會使交談之門開啓及順利進展。

4. 如果教會要展開有效的交談，就應對無神主義、共產主義、存在於今日時代的物質主義和世俗化的因素，作有系統的研究。在交談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我們的對手。韓國教會需要專家；教會透過他們的深入研究，才能與無神論者展開對話。

如果青年學生需要指導，以脫離左傾思想，研究亦將是一個很大的幫助。本地大學目前對共產主義的研讀非常有限，對學生起不了什麼作用。

5. 有些人提議，與韓國的無信仰者交談時，要「從東方的倫理道德觀點」出發，去

探討社會倫理和人類倫理，因為韓國無信仰者會覺得這是一個交談的好開端。

6. 對於宗教冷漠和整個現代世俗化問題，有人建議給予更多基督徒教友領袖深度的培育，好能在自己的社會工作範圍內成為使徒。若沒有大批天主教教友領袖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當酵母，便很難抵擋得住俗化和宗教冷漠的潮流；特別在政府部門、工業界、和大眾傳播界等十分影響今日社會思想的階層中，這類教友領袖尤為重要。

7. 倘若教會不聯合努力祈禱和做補贖，上述建議都不會產生效果。這是耶穌基督的訊息。如果全國天主教徒都這樣做，必蒙天主的降福。

結論

韓國教會正在成長中，堂區中心、避靜所、初學院、和修院都陸續增加；新教友也增加不少，尤以城市為甚。各個教區都推展特別使徒傳道工作和社會工作計劃。總括來說，韓國教會是一個非常活躍的教會，她反映出整個韓國社會的活躍程度。這種情況使到來韓國旅遊的人士很感動；當然，這亦無礙於福音傳播及全人發展。

但是，如果教會要完全發揮作用，促進交談，就必須是一個充滿愛心的感恩祭團體，也必須相信自己所宣講的，和反映出基督的貧窮精神。她應該包含全國人民，而不只是中產階級。她應接觸窮人，也要變成窮人。除非有朝一日，我們真能成為世光地鹽，作社會的酵母，否則，交談只會成為空言。

正如一位主教說：「如果我們努力做好交談前所應做的一切，交談必定容易展開。」

（附註見本刊頁八十。）